

辅导员视域下“教育家精神”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进路

吐尔克扎提·吐尔逊

江南大学商学院, 江苏 无锡 214000

DOI:10.61369/EST.2025080038

摘 要 : 高校辅导员作为离学生最近的思想引路人, 其职业精神亟需超越事务性管理, 升华为更具价值引领力的“教育家精神”。以“价值示范—治理机制—数字平台”三维协同、九域联动为实践进路, 以行为图谱、校企共同体和智能算法为主要抓手, 把精神理念转化为可观测、可评估、可复制的教育行为。实现从“管理者”到“人生导师”的身份跃迁, 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辅导员动能”。

关 键 词 : 高校辅导员; 教育家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Turkizat · Tursun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000

Abstract : As ideological guides closest to students, university counselors urgently need to transcend transactional management and elevate their professional spirit into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with stronger value-leading power. Adopting a practical path of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value demonstration—governance mechanism—digital platform) and linkage across nine domains", and taking behavioral mapping, university-enterprise communities, and intelligent algorithms as key pillars, this study transforms spiritual concepts into observable, assessable, and replicable educational practices. It aims to realize the identity transition of counselors from "managers" to "life mentors", providing sustainable "counselor momentum" for building a powerful 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 university counselors;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在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数字化的深度变革期, 将“信念—情操—智慧—躬耕—仁爱—弘道”六维内核引入辅导员工作场域, 既是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 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的关键支点^[1]。唯有在制度、情境与自我三重视域中厘清其生成逻辑, 在价值示范、治理机制与数字平台三重维度中构建其实践进路, 方能让教育家精神穿透屏幕、走进心灵, 使辅导员真正成为离学生最近、与时代最合拍、对国家最有用的“人生引路人”^[2]。由此, 本文尝试对高校辅导员“教育家精神”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进行系统阐释。

一、高校辅导员“教育家精神”的基本内涵

高校辅导员是学生每日可见、可问、可依赖的“第一责任人”, 立足“一线事务场”, 对信念—情操—智慧—躬耕—仁爱—弘道六维内涵进行“翻译”, 使其成为辅导员可对照、可测量、可成长的职业标尺。

(一) 信念: 理想信念与职业信仰的双螺旋

高校辅导员的信念体系是政治性与教育性的深度耦合。一方面, 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 其信念立场不是外附的标签, 而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基因, 决定着价值输出的方向与力度; 另一方面, 辅导员又是学生日常接触最频繁、依赖最直接的“人生同行者”, 职业信仰赋予其面对复杂成长情境时保持耐心、恒心与责任心的精神底色。正是这种双螺旋结构, 使辅

导员能够既做路线方针政策的“传导者”, 又做学生成长道路的“守望者”, 在双重角色交互中实现信念使命与育人使命的同构共生^[3]。

(二) 情操: 道德垂范与情感温度并存

辅导员的情操是一种以道德规范为内核、以情感表达为路径的职业品格, 其要义在于通过人格示范和情感支持来回应学生对公正、尊严与归属的多重需求。道德垂范要求辅导员在评价、奖惩、选拔等关键环节中坚持公开透明与程序正义, 使学生在规则体验中形成对社会秩序的信赖; 情感温度则强调在保持原则底线的前提下, 以尊重、理解和关怀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学生, 让教育过程充满人道光辉。只有当辅导员将刚性的制度执行与柔性的情感沟通融为一体, 才能在学生心中树立起既有原则又有温度的职业形象。

（三）智慧：事务解构与学理建构的“双向翻译”

智慧是辅导员将实践难题与理论知识进行相互贯通、相互滋养的专业能力，体现为对日常事务的学理透视和对抽象理论的情境活化。面对繁杂的事务流，辅导员需要以概念化思维对碎片化现象进行梳理、归纳与建模，使看似零散的学生成长数据、行为轨迹和事件案例升华为具有规律性的认知框架；同时，也要善于把学术语言转化为学生可理解、可接受、可操作的指导方案，让宏大理论在宿舍、网络、课堂等微观场域中落地生根。这种“双向翻译”不仅打通了事务管理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壁垒，也为辅导员的持续专业成长提供了内生动力，最终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由“经验型”向“研究型”转变^[4]。

（四）躬耕：下沉到学生身边

躬耕精神首先是一种空间取向，它要求辅导员把教育发生的场域从办公室推向学生真实生活的全部节点^[5]。教室是知识流动的第一现场，辅导员需要保持对课堂生态的敏感，及时捕捉学生思想与学业的细微波动，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专业学习的脉络；宿舍作为价值观念最真实的投射区，辅导员只有以足够的频次与合适的节奏深入其中，才能于日常对话里发现潜在冲突、于生活细节中研判成长需求。躬耕的深层意涵在于将教育空间扩展为全方位，用“在场”向学生传递“被看见”的确定感，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同频共振的持续在场效应^[6]。

（五）仁爱：严爱相济的边界感

仁爱是教育伦理的情感内核，对于辅导员而言，它体现为对学生生命成长的深度尊重与对其未来可能性的审慎守护。这种尊重并非无原则的迁就，而是以“成就学生”为旨归的规范性情感。一方面，辅导员必须在学业底线、纪律红线与安全高压线等关键领域保持刚性介入，让学生体会到规则的不可逾越性；另一方面，面对成长过程中的试错、情绪波动，又需给予适度的容错区间和自我修复时间，用“延迟干预”替代“一刀切”式处罚，使学生在自我反思与自我校正中获得心理韧性和道德自觉。只有当“严”以规则彰显公平、“爱”以尊重呵护尊严，真正发挥“以德育人、以爱成人”的教化功能，帮助学生在清晰边界内实现最大可能的自我超越^[7]。

（六）弘道：把“国之大者”转译为“我之小目标”

弘道是教育家精神的价值落脚点，它要求辅导员把国家发展的大逻辑转化为学生个体生涯的小逻辑，使宏大时代命题与微观人生选择实现同构对接。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口号式灌输，而是通过目标分解、情境创设与路径设计，让国家战略需求成为学生自我规划中的显性变量。在价值层面，辅导员需帮助学生认清个人命运与民族复兴的内在一致性。通过持续的价值桥接与目标对齐，弘道精神使学生不再把国家需求视为外部强加，而是内化为自我实现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而在个人奋斗的轨道上完成与民族复兴列车的同速并行，最终实现“大我与小我”的历史合流与价值共生^[8]。

二、高校辅导员“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

高校辅导员“教育家精神”的生成，不是外部政策的简单移

植，也不是个体道德的自发演绎，而是在制度牵引、情境催化与自我建构的三重力量交互中，由“官方话语”沉淀为“职业性格”的动态过程。

（一）制度牵引：从政策话语到职业标准的刚性嵌入

国家层面持续加码的思政政策构成精神生成的“硬约束”，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把“精神”折现为“资源”——国家级辅导员年度人物可直接破格晋升，省级名师工作室可获得经费支持，这种“声誉—利益”双重激励催生了示范效应，使教育家精神从文件表述转化为辅导员职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同时，生均思政经费的持续增长与辅导员专项津补贴的设立，为精神落地提供了物质基础，驱动群体行为由被动应付转向主动拥抱，完成政策话语向职业标准的第一次沉淀^[9]。

（二）情境催化：需求迭代与空间扩展的耦合压力

数字原住民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对权威天然“去魅”，对宏大叙事具有“短、趣、快”的接收偏好，对传统“灌输”模式产生免疫；与此同时，学分制改革、第二课堂成绩单、社会实践学分等制度创新，将辅导员推向“隐性学分认定者”的新位置，迫使其必须突破行政事务的边界，走向多元场域的价值共创。情境压力首先表现在24小时在线，舆情、心理、学业、就业各类需求随机涌现，辅导员需在分钟级维度内做出反应，原有经验范式面临失效风险。情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制度文本中的“六维”标准不再是可背诵的条文，而是解决真实问题的“工具箱”^[10]。只有在高密度、跨空间、多模态的交互中反复试错，辅导员才能将政策精神内化为可直觉调用的职业习惯，完成由“制度遵循”向“情境生成”的第二次跃迁^[11]。

（三）自我建构：意义赋予与能力生长的螺旋上升

制度与情境的交互提供了外部条件，精神的最终落地仍需回到个体层面，通过“意义解读—能力拓展—身份认同”的链式反应，实现由“外部要求”向“自我概念”的转化^[12]。初级阶段的辅导员往往以“模仿”为主，通过观摩名师工作室、复制优秀案例，在制度激励下完成规定动作，此时精神尚停留在“他律”层面。随着经验积累与反思深化，个体开始形成“问题—理论—策略”的个人知识图谱，教育家精神由此进入“自律”阶段。更为关键的是，数字时代的自我建构具有“可视化”特征：博客、公众号、短视频等媒介使辅导员的反思日志与专业成果被学生、同行、管理层持续围观，线上点赞与线下掌声形成即时反馈，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意义感与效能感，推动其在更高层次上设定发展目标，形成“精神—能力—资源”螺旋上升的持续动能^[13]。

三、高校辅导员“教育家精神”的实践进阶

教育家精神从理念转化为行动，需要一条衔接价值序阶与日常操作的可行路径。

（一）价值示范：让精神成为“可见的教学行为”

价值示范是实践进阶的起点，其核心在于把“信念—情操—智慧—躬耕—仁爱—弘道”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同行可对标、组织可测量的行为谱系。首先，建立“辅导员教育家精神行为图

谱”，行为图谱的发布与更新确保术语统一、难度分层、指标迭代。其次，构建“示范—跟岗—辐射”三级梯队：国家级年度人物负责示范、省级骨干跟岗记录、校级新人批量受训，通过同质化训练与差异化任务相结合，实现先进经验的快速迁移。再次，引入“可视化认证”制度，辅导员完成规定行为后，需上传过程影像或数据截图，由平台 AI 与人工双重审核，自动生成电子徽章并纳入职称评审附件，使“做得好”即刻转化为“评得上”，形成即时强化的行为正循环。

（二）治理机制：把精神嵌入“协同治理结构”

机制设计的目标是让教育家精神超越个体层面，成为跨部门、跨场域的公共产品。一是校内协同。学工部门牵头组建“教育家精神践行共同体”，共同制定“第二课堂成绩单”中精神养成模块的学分细则，确保价值目标与课程目标同向同行。二是校地协同。与地方政府、街道、社区签订“大思政课”合作协议，把红色遗址、治理网格、创新园区划分为三类“实践学分田”，辅导员担任“田长”，实现精神养成与社会服务一体推进^[14]。三是校企协同。引入行业龙头企业设立基金，资助辅导员开展产业前沿调研，资助学生完成“科技+伦理”主题项目，让弘道精神在产学研链条中落地生根。

（三）数字平台：用算法延伸“精神陪伴链”

数字平台是实践进路的倍增器，其功能在于突破时空限制，将价值示范与治理机制转化为温情的在线服务。一是“成长画像”系统。整合教务、学工、后勤、图书馆等全量数据，构建学生动态成长模型，对学业波动、消费异常、社交孤立等风险因子进行秒级预警，辅导员在移动端收到分级提示，并调用对应干预剧本，实现“数据找人、精神到人”。二是“AI 伴学”系统。采用大语言模型技术，将政策文件、优秀案例、心理支持话术训练成专属知识库，学生可通过语音或文字随时提问，平台先由 AI 即时应答，复杂问题无缝转人工，确保“机器不冷漠、人工不断线”。

价值示范解决“愿意做”的动力问题，治理机制解决“怎么做”的路径问题，数字平台解决“持续做”的效率问题。三维协同的实践进路，使高校辅导员的教育家精神不再停留在个体自觉，而升华为制度化的集体行动与生态化的治理体系。随着数据维度不断丰富、协同网络不断扩展、评价算法持续优化，这一进路将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稳定而可持续的“辅导员动能”。

参考文献

- [1] 朱惠军. “两个结合”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涵育中国特色教育家精神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7(04): 69-77.
- [2] 周超, 陈捷. 教育家精神: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阶的理与路[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03): 18-24. DOI: 10.16067/j.cnki.35-1049/c.2025.03.001.
- [3] 周向伟. 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教师教育课程布局: 价值跃迁、现实困囿及优化路径[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3(05): 156-168.
- [4] 蔡梦雅. 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思政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J]. 高教探索, 2025, (S1): 131-133.
- [5] 曲建武, 王晓雪. 以教育家精神上好思政课[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 (02): 83-88.
- [6] 李宏峰, 郭思吟. 思政课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的三重维度[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 (02): 34-36+40.
- [7] 王炳林, 郭清. 以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思政引领力[J]. 中国高等教育, 2024, (22): 14-19.
- [8] 李超民, 汪婷. 教育家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的重要价值与内容呈现研究[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 2025, 26(01): 32-37.
- [9] 王晓旭. 教育家精神引领思政课教师成长的内涵意蕴、文化根基和实践进路[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7(05): 118-124.
- [10] 陈丽英, 吴重涵. 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实践理性的四维阐释[J]. 教育学术月刊, 2024, (10): 20-28.
- [11] 魏云豹. 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大思政育人成效的路径探析——评《特立精神研究与育人实践》[J]. 科技管理研究, 2023, 43(22): 244-245.
- [12] 黄长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家校社”协同共育的问题检视、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电化教育研究, 2023, 44(07): 82-87.
- [13] 龚学文. 教育强国建设中高校网络育人的价值意蕴与实践策略[J]. 北京教育(高教), 2024(11): 63-65.
- [14] 张争, 程成, 李俊瑶. 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路径[J]. 船舶职业教育, 2024(5): 61-64.